

連雅堂

《瑞軒詩話》介紹 謝崇耀*



一、作者與版本之取得：

一般台灣文學研究學者幾乎都未曾聽說過台灣有「瑞軒詩話」這一文本的存在，但談起連橫先生卻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筆者在偶然的機緣下於「台灣日日新報」中發現了此一文本，原本以為作者應是一櫟社社員（因為作者僅註「堂」亦有作「棠」者），直到筆者在其連載的第十二號中發現「小兒震東」之語，才驚覺這是一部故儒連橫先生不為人知的遺作。由於吾人對於連橫先生的認識多半建立於台灣省文獻會所編選的「連雅堂先生全集」上，而且該全書堪稱完整，所以自然也不會有人想再去尋找連橫是否有其他著作了。此一文本的出現其實也帶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反省機會，試想台灣文學研究雖被視為當代顯學，我們卻連如此著名的學者是否有其他遺稿流落在外都不清楚，顯然需要努力的空間還是非常多的。

本書自明治43年底開始連載，內容緣起於明治40¹年連橫到台中寄居於霧峰林瑞騰先生之「瑞軒」中，作者云：「余自戊申春季寄硯此間，於今三年。我臺詩人之至臺中者，輒相過訪，於是瑞軒之名膾炙人口。庚戌（宣統2年，明治43年）春三月，櫟社開大會於此，至者五十有二人，文酒風流，一時稱盛。」這與「櫟社沿革志」所記載連橫到臺中並加入櫟社活動的時間也大致相符²。以下筆者試圖分別解析其內容，以為參考。

*謝崇耀，彰化師大國研所碩士生，台中縣弘文中學教師，著有《清代台灣宦遊文學研究》、《台灣文學略論》及相關論文十餘篇。

1 據《連雅堂先生年譜》云：「夏，先生旅台中...。」而根據作者在本文云：「余自戊申春季寄硯此間。」卻是明治41年之事。兩者相差一年，若「旅」是單純遊覽，遊畢即歸，則可。若否，則當以作者於《瑞軒詩話》所云者為準。

2 傅錫祺著《櫟社沿革志略》，台灣省文獻會，民82，南投市。載連橫於己酉年加盟為會友，是在戊申年之翌年，亦頗符合常理。

二、創作動機：



若要探究連橫作此詩話之動機，可由此文本中的兩段話加以說明，在第四期中，連橫云：「幼春之詩，前僅錄其一、二，近得其續感懷雜詠六首，是十年前所作者，氣魄之大，格調之高，我臺詩界有幾人哉？急為補入，以饗讀者。」我們由「饗讀者」三字即可瞭解作者之所以要透過報紙連載此一詩話，正是為了與台人分享櫟社之作者與作品。³

而作者提供作品與台人分享，也不是照單全錄的，其曾於《台灣詩乘》⁴中云：「詩乘與詩話異，詩話之詩必論工拙，而詩乘不然；凡有繫於歷史、地理、風土、人情者則采之，故不以人廢言也。」由此可見其立場。此立場亦可於《瑞軒詩話》連載第十三號中得到應證。其云「亡友呂厚庵茂才臺中三角庄人。乙未冬，余見於大墩逆旅，握手若平生歡。翌年春，余來寓大墩，思一過訪，越數月，而厚庵逝，竟不得再見為憾，林子癡仙與厚庵交最篤，為輯其遺詩付梓，囑余序之。顧厚庵為人，固不藉詩以傳，而詩亦有可誦者，為取數首以寔詩話。」簡言之，連橫作《瑞軒詩話》的目的是要將有關櫟社的活動與櫟社社員的文學成就記錄並刊出以與台灣讀者分享，但在選材的同時，仍須顧及其品質，而非僅為「以詩存人」、「借詩以傳」的⁵。

3 「饗」即提供饗宴與人之意。作者提及「讀者」必是因為其能照顧到讀者的需求，也就是有提供美的材料以供讀者享用之動機。

4 見該書117頁。

5 王松即是如此，其云：「菽園先生所著揮塵拾遺云：『詩話與詩選，皆輯他人詩，其道同而體例則異。詩選遇佳詩必錄，且不妨多篇；首或敘略，評贊與否，均從其便。詩話所重在話，涉及一人必敘及一人之出處，錄及一詩必評及一詩之優劣，苟其詩有與吾話相發明者即錄之，不必定是佳篇；又其詩之過於長者，每為節省篇幅計，割愛不錄。故詩選可供同好讀，詩話只可供同好觀也。撰詩話者能知此意，則其例較寬』。余愛其言先得我心，故特錄之。」由上可知王松即認為詩話重在存人而非論詩的。見《臺陽詩話》，台灣省文獻會，民83，南投市，頁71。

三、全書內容大要：

「地方詩話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其突出的特點：一是地域性，論詩的對象與範圍只限於一定的區域之內。如鄭方坤的《全閩詩話》...。這是論地方詩的幾部篇幅宏大的專門著作。範圍更小的還有...《南浦詩話》專論福建蒲城之詩，《雁蕩詩話》專論浙江東南隅雁蕩山之詩。」⁶由此可見當詩話僅侷限於一地為描寫對象時，該地便有大小之別，而《瑞軒詩話》以「瑞軒」一地所發生的文學軼事為主要的寫作內容，可說又是極小範圍的描寫。

由於《瑞軒詩話》篇幅不長，總共僅連載十三號（中缺第八號）⁷，其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號（明治43年12月26日）：前半部介紹瑞軒之建置源流，景致及其於台灣文壇之地位，並進一步述說作者與瑞軒結緣的經過。⁸後半段記錄明治43年3月櫟社開大會完後加開之「擊鉢吟會」的部份詩存，計有連橫⁹、陳懷澄¹⁰、洪逸雅¹¹、林湘沅¹²、林癡仙¹³、賴紹堯¹⁴、林仲衡¹⁵七人之作。作者並於最後

6 見蔡鎮楚《中國詩話史》，湖南文藝出版社，民90，湖南，頁313。

7 篇幅短也許正是此作被後人忽略的原因。

8 作者另有〈瑞軒記〉一文以記錄其建置之沿革與景色，可與《瑞軒詩話》第一號相參酌。參見《雅堂文集》，台灣省文獻會，南投，民81，86頁。

9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台南人，工詩善文，著有《臺灣詩乘》、《台灣通史》、《雅言》、《劍花室詩集》等書。參考陳漢光《台灣詩錄》，台灣省文獻會，南投，民73，頁1284。

10 陳懷澄，字沁園、一字槐庭，鹿港人，鹿苑吟社社員，與王松為莫逆之交，略歷與詩載於《臺陽詩話》頁12、41。《南菜園唱和集》第8頁，《東閣唱和集》第25頁皆有其詩存，著有《沁園詩草》，櫟社社員。參考《台灣詩錄》頁1244，另林進發《台灣人物評》頁174，成文出版社，台北，民88，言其曾任「台中州協議會員」，「鹿港街長」，熱心街政，為人穩厚，能作漢詩。

11 洪以南，字逸雅，淡水艋舺人，工書善畫，瀛社首任社長，參考《台灣詩錄》頁1213，另《台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月30日，有〈洪以南君略傳〉。

12 林馨蘭，字湘沅，號壽星，日據後於台日報執筆，和謝汝銓組設瀛社，參考《台灣詩錄》頁1168。

13 林朝崧，字俊堂，號癡仙，台中霧峰人，聰慧絕倫，乙未避亂泉洲，返台後與蔡啟運倡結櫟社，著有《無悶草堂詩存》。參考《台灣詩錄》頁1213。

14 賴紹堯，字悔之，彰化大村人（以上略歷乃參錄自台灣文獻編輯委員之審查意見。），著有《逍遙詩草》。參考《台灣詩錄》頁1217。

15 林資銓，字仲衡、號隱壺，台中霧峰人，著有《仲衡詩草》。參考《台灣詩錄》頁1249。

強調：「然擊鉢吟之詩，而作者皆不為題所束縛，誠難得也。」由此可見其非佳詩不錄的態度。

第二號（明治43年12月28日）：前半段述說其與林幼春¹⁶之交情並評定其文。後半段則由櫟社大會時曾出現是否欲採用「秋柳」作為題目的爭議而談及「秋柳」詩在幾位中國詩人筆下的形象與風格並加以比較批評，其於結尾云：「漁洋以風調勝，而鹿潭以氣魄勝。是時洪楊倣擾，建宅金陵，鹿潭從軍在楚，固有滿目荒涼之感也。」即是。

第三號（明治44年1月11日）：前半段評林幼春詩之特色為：「非僅以近體擅長也，而古體結構尤奇。」並舉實例以為證。後半段則談及林癡仙與林仲衡之軼事，亦頗有趣，其云：「仲衡素有錢癖，又好言法律。其叔癡仙贈以詩云：『口談商鞅法，手把計然書。』人多笑之，而仲衡居之不疑，然仲衡是能詩者，如雜感云：『英雄末路無聊賴，獨自垂廉對美人。』清麗可愛，……」

第四號（明治44年1月12日）：內容較單純，是補林幼春十年前之舊作並加以品評。

第五號（明治44年1月13日）：採錄「庚戌櫟社春會」中「瑞軒即事詩」之佳作，計有趙雲石¹⁷、陳瘦雲、安江五溪¹⁸三人之作。

16 林資修，字幼春、號南強，台中霧峰人，著有《南強詩草》。參考《台灣詩錄》頁1220。

17 趙鐘麒，號雲石，台南人，清光緒13年廩生，日據後任台南地院通譯，為第二代南社社長，參考《台灣詩錄》頁1146。

18 陳渭川，字瘦痕，亦作瘦雲，號菜畦，台南人。曾任台南新報記者。個儻不羈，愛京劇，組小羅天京班。善作抒情詩，對仗工整，含蓄無限熱情，而語句圓妙。著有《瘦雲詩存》。（以上略歷乃參錄自台灣文獻編輯委員之審查意見。）日治時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有「烏松閣」，台灣日日新報主編鈴木豹軒（虎雄）曾為其輯《烏松閣唱和集》一書，其127頁有陳瘦雲之詩。安江五溪題詩之事於《櫟社沿革志》庚戌春會即事詩中亦有所記錄，見該書頁6，在明治42年以後的《台灣日日新報》中有「瀛社詩壇」亦可常見其作，顯見其頗活躍於當時台灣詩壇。

第六號（明治44年1月18日）：作者除稱揚林癡仙之文采成就¹⁹，並提及林癡仙在「填詞」方面也有相當成就，並舉其「梅花」詞以為實例。另外作者亦提及己酉春季林癡仙在瑞軒養病時曾與作者、賴紹堯、傅鶴亭²⁰、陳槐庭等人唱和時的風流雅事。其云：「余為賓中主人，深有座上常滿之樂，公餘之後，讀史談詩，每至夜分始罷。」由此可見當時熱絡之情景。

第七號（明治44年1月23日）：記錄賴紹堯之詩文及兩人之交情，並引述林癡仙之評語以為註腳，其云：「癡仙有言，紹堯之詩，古體優於近體，以其才氣縱橫，不為縷金錯采也。」

第八號：²¹（缺）

第九號（明治44年2月5日）：記陳懷澄之遺事詩文，並錄其在櫟社課題「錢神」之作加以評定，作者云其詩：「筆鋒銳利，窮形盡相，槐庭謙謙君子，乃有此輕薄之言，蓋有慨於錢神之跋扈，而為崇拜者大喝也。」

第十號（明治44年2月17日）：記洪以南（逸雅）參與櫟社大會之風流軼事。另有眾人為逸雅之畫蘭帖囑題之詩，本文計有連橫、林癡仙、林幼春、陳懷澄等人之作。另有作者為逸雅留別之詩一首，詩云：「名園山水比仙家，五日流連滯返車。此會此情難忘卻，將離又賦殿春花。」

第十一號（明治44年3月5日）：記謝汝銓（雪漁）²²、林湘沅兩人以台灣日日新報記者身份，於庚戌（明治43）年春蒞臨櫟社大會即事之作各一首。中段則以櫟社傅鶴亭之詩存為主。文末則存錄鹿港莊嵩²³之作，莊氏雖為櫟社社員

19 其云：「癡仙為我臺詩界健者，風流瀟灑，詩多言情。」

20 傅錫祺，字復澄、號鶴亭，台中潭子人（以上略歷乃參錄自台灣文獻編輯委員之審查意見。），著有《鶴亭詩草》，參考《台灣詩錄》頁1237。

21 本號闕，或為編輯的單純疏失，而連橫於1月30日與2月1日有《鰲峰遊記》，也許也有代替之意，但以上皆為蠡測之詞。

22 謝汝銓，字雪漁，台南人，曾任瀛社社長，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參考《台灣詩錄》頁1297。

23 莊嵩，字太岳、號伊若，鹿港人，著有《太岳詩草》，參考《台灣詩錄》頁1250。

，但作者卻引用其於南社大會之作，蓋因為求佳作之立場所致。對於莊氏，作者云：「鹿港莊伊若久客霧峰，詩不多作。然每逢擊鉢之詩，輒占狀頭。蓋其命意甚奇，措辭甚新，非東塗西抹者可比也。」可見作者認為莊嵩也是少數能於擊鉢吟中發揮新意的詩人之一。

第十二號（明治44年3月15日）：記連震東之軼事與癡仙之戲作。開首云：「小子震東生四歲，英武有奇氣，為寫一照，挺身獨立，兩手力抱一獅，名曰：『抱獅圖』，常徵海內詞人題詠，而少有作者，昨接林癡仙社兄書，啟視之，則題抱獅圖七古一篇，不勝狂喜，震東隨余在中，今已八歲，亦能誦詩讀書，茲以此作授之，命其朝夕諷詠，以振其進取之精神，則林君之厚惠尤無疆矣，其詩錄後：『...』。」²⁴

第十三號（明治44年3月20日）：記作者與呂厚庵²⁵之交情與其詩存，可見前段之引文。

四、價值呈現：

本書之價值除了在補實連氏之生平與著作外，還可分三方面加以論說：

（一）文學史料方面：有在台灣文學社團的記錄，以及在台灣文人的實錄兩類。前者主要是指對於「櫟社」文學活動的史料之補實，過去吾人對於櫟社的瞭解主要來自於《櫟社沿革志》一書，近年出土並由中研院台史所註釋出版，櫟社社員張麗俊所著的《水築居主人日記》²⁶也頗能補《櫟社沿革志略》的不足之處。《瑞軒詩話》同樣有此功能，試觀其中記錄到櫟社於各年所開吟會及加

24 據《連雅堂先生年譜》，台灣省文獻會，民81，南投市，57頁云：「是年，先生以子震東抱獅照片出示賴紹堯與林朝崧，兩人各為七古一首題之。…（據無悶草堂詩存卷四）」這可與本號相呼應。

25 呂敦禮，字鯉庭、號厚菴，臺灣縣人，著有《厚菴詩集》，參考《台灣詩錄》頁1231。

26 可參考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張麗俊：《水築居主人日記》（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

開之擊鉢吟會的記錄，還有參與之社員、來賓的詩存，會中的雅事與趣味等，都是採用另一種活潑的形式對於櫟社活動之記錄，只是篇幅不長，能述及的時間也短，是美中不足之事。

至於對於櫟社相關人士之記錄也有林癡仙、林幼春、林仲衡、連橫、陳懷澄、洪逸雅、林湘沅、賴紹堯、趙雲石、陳瘦雲、安江五溪、呂厚庵、莊嵩、謝汝銓等人，由於作者對這些人有述有評，的確是頗能填補史料的。

（二）思想價值方面：上文已言，本書非佳詩不錄的立場。可說是連橫對於「詩話」與「詩乘」之別，在理論方面的實踐。除此之外，最具思想價值的部份應屬連橫在文中對於台灣古典詩壇之擊鉢吟會流於呆板與滯塞的現象之省思。在上文有關第一號的引文中，連橫對於櫟社擊鉢吟會之詩尚能不被題目所束縛，而發出「誠難得」之語，可見當時其他擊鉢吟會之作必然是難尋佳作的。同樣的，在第十一號中，作者在提及莊嵩於擊鉢吟會之表現突出時，也順帶提出了許多參與擊鉢吟者的詩多是「東塗西抹者」的缺點。作者雖未專立一文批評當時的台灣古典詩壇，但其實由其隻字片語之間所透露的訊息，我們已經可以發現連橫其實對於台灣詩壇詩作過於氾濫、量優於質的現象並不是不能體察的，這種反省的精神，實是最具思想價值的地方。²⁷

（三）形式結構方面：《瑞軒詩話》的篇幅雖短，但主題明確，在內容、詩存、字句與整體結構的搭配上頗為合宜，文筆清麗，像是鑲嵌上詩句的小品散文，平易近人，親切可讀，相當有效的發揮了文字表意的功能，其文本本身的文學成就應是不低的。簡言之，由於詩話本身即是一種文學創作，《瑞軒詩話》正是一部本身極具有頗高之文學價值的詩話作品。

27 據《連雅堂先生年譜》，47頁。云：「先生在台南新報發表〈台灣詩界革新論〉反對非詩之擊鉢吟，以其為一種遊戲，朋簪聚首，選韻闢題，門捷爭工，藉資消遣，然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必滑，一遇大題，不能結構。且使詩格自卑，雖工藻績，亦不過土苴。又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誦。」此論點可與本文相呼應。

五、小結：全書之特色

凡寫詩話必有一選材立場、一著眼點，或以某朝為主，或以理論為主，或以一地為主，或以某一宗派為主，或著眼於整個中國文史，甚至即使以「隨性所至」為寫作立場者，「隨性所至」本身可說就是一種著眼的角度。而《瑞軒詩話》在內容上之「著眼點」可說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份。我們由上文已知，

《瑞軒詩話》是「地方詩話」中區域範圍最小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其「著眼點」僅侷限於此一櫟社社員主要活動的園邸中。

台灣的《寄鶴齋詩話》、《瑞桃齋詩話》雖然也都是以園邸之名為題名的詩話，但是在內容上卻都是居一隅而觀全局的，而既然瑞軒的範圍如此之小，卻能成就一部詩話，其本身蘊含的價值必定是非常豐富的。總言之，《瑞軒詩話》的特色正可給吾人一個啟發，那就是在研究櫟社與中部地區文風時，是絕不能忽略此地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的。

瑞軒在臺中公園之旁。為林瑞騰公子所築。泉石花木。頗饒勝概。余自戊申春季寄視此間。於今三年。我臺詩人之至臺中者。輒相過訪。於是瑞軒之名膾炙人口。庚戌春三月。櫟社開大會於此。至者五十有一人。文酒風流。一時稱盛。將散之前一夕。又開擊鉢吟會。余以瑞軒觀芍藥為題。限先韻。計得詩二十有四。其數首以志雪鴻之跡。

滿院猩紅宛欲然。名花偏放晚春天。無情偏我將離恨。與客徘徊過檻邊。陳懷澄。櫟社詩盟散綺筵。繁華淨盡暮春天。將離離。捨無歸意。為愛嬌紅醉欲仙。洪逸雅。正是蘭亭修禊年。半晴半雨釀梅天。姚黃紫。紫皆無色。看到將離亦惘然。林湘沅。三作均有依。惜別之意。而癡仙紹堯仲衡則又各道其所道。

沈。庭院綠陰圓。留駐餘春亦可憐。欲采芳菲盈手贈。美人遙隔碧雲天。林。癡仙。賦就將離過二年。此來又值飽陽天。憑欄休更傷春淚。百五韶光在眼前。賴紹堯。綽約迎風曲檻邊。胆瓶斜插更堪憐。撩人花氣熏三日。丈室維摩欲破禪。林。仲衡。而余則曰。鎮日倚欄看不厭。饒家眷屬艷神仙。還者以余自通關節。為之一笑。然擊鉢吟之詩。而作者皆不為題所束縛。誠難得也。

瑞軒詩話（一）

連橫 原著 謝崇耀 編校

瑞軒在台中公園之旁，為林瑞騰公子所築。泉石花木，頗饒勝概。余自戊申春季寄硯此間，於今三年。我臺詩人之至臺中者，輒相過訪。於是瑞軒之名膾炙人口。

庚戌春三月，櫟社開大會於此，至者五十有二人。文酒風流，一時稱盛。將散之前一夕，又開擊鉢吟會。余以瑞軒觀芍藥為題，限先韻。計得詩二十有四，錄其數首，以志雪鴻之跡。

滿院猩紅艷欲然，名花遍放晚春天。無情觸我將離恨，與客徘徊曲欄邊。

（陳懷澄）

櫟社詩盟散綺筵，繁華淨盡暮春天。將離難捨無歸意，為愛嬌紅醉欲仙。

（洪逸雅）

正是蘭亭修禊年，半晴半雨釀梅天。姚黃魏紫皆無色，看到將離亦惘然。

（林湘沅）

三作均有依依惜別之意，而癡仙、紹堯、仲衡，則又各道其所道。

沈沈庭院綠陰圓，留駐餘春亦可憐。欲采芳菲盈手贈，美人遙隔碧雲天。

（林癡仙）

賦就將離過一年，此來又值艷陽天。憑欄休更傷春淚，百五韶光在眼前。

（賴紹堯）

綽約迎風曲欄邊，胆瓶斜插更堪憐。撩人花氣熏三日，丈室維摩欲破禪。

（林仲衡）

而余則曰：「鎮日倚欄看不厭，儂家眷屬艷神仙。」選者以余自通關節，為之一笑。然擊鉢吟之詩，而作者皆不為題所束縛，誠難得也。

瑞軒詩話（二）

霧峰林家以武德世其家，而癡仙、仲衡、幼春，則各以詩鳴。幼春詩不輕作，潛思默運，欲追古人而上。當余旅食臺中時，幼春惠贈一詩曰：

按劍隋侯世莫前，干將補履亦徒然。人間真有禽填海，天上原無蠹化仙。歷劫神鰲淪禹績，忍寒老鶴話堯年。孤山一掬冰霜淚，不敢憐君祇自憐。

余欲和其韻，構思不得，乃率成一律答之曰：

黃金何處築高臺，已死燕昭老郭隗。射虎屠龍原易事，揆天闢地有奇才。一生肝膽酬巾幗，千古文章保劫灰。三十功名塵與土，且持尊酒對寒梅。

以今觀之，誠可謂拋磚引玉也。幼春為癡仙之姪，而仲衡之叔弟也。博通群籍，為文有奇氣，蓋深得於子書者。

秋柳之詩，世推漁洋為絕調。而春柳亦多有佳者，為冬柳則絕少。近於中央金曜會席上，擬出此題，群以為難，前閱《栗香隨筆》，有蔣鹿潭冬柳四首，悲壯蒼涼，有燕趙豪士之概。（按：似應作「慨」）其詩曰：

營門風勁冷悲笳，臨水提空盡白沙。落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苑欲棲鴉。百端枯苑悲心事，一樹婆娑驗歲華。往日風流今在否，江南回首已無家。

其三首則余忘之矣。唯記一句曰：「雪作飛花送六朝。」漁洋以風調勝，而鹿潭以氣魄勝。是時洪楊椒擾，建宅金陵，鹿潭從軍在楚，故有滿目荒涼之感也。

瑞軒詩話（三）

幼春之詩，非僅以古體擅長也，而古體結構尤奇。如櫟社庚戌春會一篇，亦可誦也。詩曰：

鶯花未老煙蕪綠，柳眠乍倦蠶眠足。春和日暖春晝長，齊唱大羅天上曲。憶昨買棹山陰回，稽山鏡水多清才。管城愧乏生花筆，金谷先停罰酒杯。更閒觴詠淮南日，承蓋扶輪勢爭匹。當時驚座陳孟公，不減西門謝希逸。紛紛旗幟詞擅長，雲龍上下相翱翔。山中竹里吟詩館，海畔羅浮選佛場。飄零一樣嗟匏繫，相逢社櫟心先契。洛下公孫倒屣迎，東京才子高軒詣。蘭亭祓禊永和年，故事猶談晉室賢。試招周昉傳神手，重畫瀛洲謫降仙。

仲衡素有錢癖，又好言法律，其叔癡仙贈以詩內有一聯云：「口談商鞅法，手把計然書。」人多笑之，而仲衡居之不疑，然仲衡寔能詩者，如〈雜感〉云：「英雄末路無聊賴，獨自垂簾對美人。」清麗可愛。仲衡近遊淡北，與校書阿治匿，贈書甚多，有「絕口不談阿堵物，清流第一數卿卿。」之句。劍花曰：「仲衡之慳囊，將為阿治破矣。」

瑞軒詩話（四）

幼春之詩，前僅錄其一、二，近得其〈續感懷雜詠〉六首，是十年前所作者，氣魄之大，格調之高，我臺詩界有幾人哉？急為補入，以餉讀者。

南州稱制萬夫奔，獨為神京守外關。父老不煩丹穴索，孤臣敢受素麾尊。但思一柱天能倚，其奈群飛海已翻。他日尚餘諸疏在，曉曉眾口與鳴冤。

右唐維卿中丞

將軍百戰著聲威，鳳詔遙啣佐上卿。河北虜驚張萬福，關中人望李西平。傳聞馬市收賁布，復遣蛟宮取水晶。至竟白衣搖櫓遁，枉教薏苡累修名。

右劉淵亭軍門

文章任昉推名手，勸進齊臺首上箋。鉛槧生涯邀異數，菰蒲人物此居先。一時噓氣能行雨，滿望隨風直上天。誰信抱琴滄海去，瘴雲長隔祖生鞭。

右邱仙根工部

三戶英雄竟若何，吳公近事感人多。草間持挺長酣戰，夜裡量沙獨浩歌。看月有年皆帶甲，迴瀾無力且憑河。纍纍叢葬磧溪路，策蹇荒山未忍過

右吳湯興茂才

花裏鳴鞭五馬嘶，孤城如斗彗星低。極知此事同巢幕，未便高飛徑拔梯。人笑鴉欽難學鳳，我憐鸚鵡不如雞。俱為說夢知誰是，試把閒情問鷺鴒。

右黎伯鄂太守

猿臂丁年挾箭馳，北平家世虜能知。花拳子弟肩魚箠，雕面豪酋拜隼旗。脫兔每憐身似玉，騎驢今見鬢成絲。臨河誰唱「公無渡」，寂寞天涯老自悲

右蔭堂家伯

瑞軒詩話（五）

庚戌櫟社春會之時，冠裳畢集，珠玉滿前，我瑞軒之山水亦為之生色。其〈瑞軒即事詩〉之佳者，指不勝屈，茲錄數首於左：

旗鼓騷壇玉帛親，仙風吹滿大塾春。文章南北通生氣，詩界乾坤互唇齒。三百年來新勝會，一千里外大同人。弦歌觴詠來裙屐，鄒魯居然在海濱。

（趙雲石）

蘭亭修禊永和年，曲水流觴三月天。白社風流同一例，紅燈璧月更雙圓。坐因雅集花還淡，客盡詩人主也賢。清絕瑞軒今夕會，賞音我欲寄無弦。

（陳瘦雲）

聯翩裙屐會群賢，正是豔陽三月天。花竹東西春似海，彩燈搖曳屋如船。課題偶觸滄桑感，把酒重修翰墨緣。（案：「緣」應作「緣」，原文恐誤植。）最喜鷗情殷且切，不妨洛社少流連。

（安江五溪）

瑞軒詩話（六）

癡仙為我臺詩界健者，風流瀟灑，詩多言情。如〈病中戲作〉云：「風流誤我費針砭，藥裹床頭日日添；高臥多時生客罵，綺情減處美人嫌。雖然酒斷涓涓滴，猶自詩吟昔昔鹽；若問司勳今悔否？揚州十里夢珠簾。」

己酉春季，癡仙養病瑞軒，其時大庄賴紹堯、葫墩傅鶴亭、鹿港陳槐庭諸子，時相過從。余為賓中主人，深有座上常滿之樂，公餘之後，讀史談詩，每至夜分始罷。癡仙有〈暮春瑞軒即事〉七律三首，和者甚多。

填詞一道，我臺頗少能手，而癡仙特深三昧。

，不數屯田佳句也，余記其〈梅花〉一闕，「調疏影」云：

瑤臺曾遇，問春風萼綠何日（案：《無悶草堂詩存》「日」作「處」）淪墜，倚竹無言。縞袂障羞，憔悴軟紅塵裡，多情我是孤山客。共索笑檐前休避，怎惹人（案：《無悶草堂詩存》作「乍殢人」），枝北枝南。疏影似迎還拒，這是高標出眾。比天桃豔否？多少欽貴，放鶴亭邊。紙帳迎來，明月照人歡喜，林間翠羽驚殘夢，怕轉瞬綠蔭容易，好殷勤。檀板金樽，夜夜為花沈醉。

瑞軒詩話（七）

紹堯與余交甚篤，每至臺中，輒過瑞軒快談。余記其〈瑞軒觀芍藥〉云：

誰憑欄檻喚將離，春日含情有所思。一朵迎風一枝雨，合教編入女郎詩。

是蓋己酉暮春所作也，其秋余遊日東，紹堯贈詩云：

元瑜才調自翩翩，書劍飄零十五年。歷劫歎丁陽百六，壯懷初試水三千。秋風匹馬神山路，落日孤舟瘴海煙。此去好求燕趙士，莫因徐福便求仙。

癡仙有言，紹堯之詩，古體優於近體，以其才氣縱橫，不為鏤金錯采也。然近來紹堯所作香奩，足與十研翁對抗，試舉其一二，如〈增城〉云：

誤結同心竟不同，一春鴛瓦各西東，團圓猶記前宵月，惆悵俄驚昨夜風。終古楚魂能化碧，至今蜀魂尚啼紅。金堂便是銀河遠，誰信增城路可通。

弱水云：

隔絕蓬山日倚閨，迢迢弱水一封書。上言努力加餐飯，中有相思慰索居。獨唱惓惓誰和女，綺懷渺渺轉愁余。無端錯把洪喬怨，欲託靈犀當鯉魚。

瑞軒詩話（八）（缺）

瑞軒詩話（九）

槐庭簫室黃氏，良家女也，窈窕多姿，善事大婦，而體弱多病，丁未重九，來假瑞軒療養。槐庭與數晨夕，看護備至，越兩年亡。槐庭哭之慟，有悼亡詩三十首，又有〈重陽即事〉詩云：

又逢佳節倍傷情，插菊茲辰共遠行。腸斷大墩山上月，倚欄共看一鉤月。

鳴（案：原文作「鳥」，應為誤植。）呼，安仁恨遠，奉倩神傷，我槐庭亦難已於心也。當槐庭之悼亡也，諸友多赴洛弔慰，而幼春東之以詩曰：

聞道年來似鶴瞿，琵琶鸚鵡不勝悲。春暉苦迫崦嵫景，為汝愁添兩鬢絲。堂後生萱澗拾菲，向來織素未相遠。祇今刀尺燈前淚，日見郎衣減帶圍。

拜金主義，盛於今日，而金之勢力，亦莫大於今日。國之強弱，家之興替，群之親疏，人之貴賤，無不以金為進退。客年櫟社有課題曰「錢神」，作者頗多，余猶記槐庭數首云：

武士橫刀向前揖，金剛弩目忽低眉。文人見此尤歡喜，當面抽毫進媚辭。矛頭淅米劍頭炊，冒險尋君亦不辭。閨閣墜名閨失節，可憐狂狷赭衣兒。魯褒著論誠奇士，夷甫不言亦強人。愛汝世情隨地有，莫乖骨肉間疏親。

筆鋒銳利，窮形盡相，槐庭謙謙君子，乃有此輕薄之言，蓋有慨於錢神之跋扈，而為崇拜者大喝也。

瑞軒詩話（十）

臺北洪逸雅先生，書畫雙絕，而詩亦出入唐宋諸家，余遊北時，逸雅以畫蘭帖囑題，攜歸瑞軒。己酉春季櫟社大會之夜，余出以示同人，且為逸雅徵詩。一時酒酣耳熱，以次傳寫，得詩十數首。如林幼春云：

一幅瀟湘妙畫圖，前身合是范萊蕪。春風細滌冰壺筆，蘭漸還能污我無。

林癡仙云：

也同楚客解悲秋，雨葉風枝筆筆愁；卿是豪華貴公子，不知何事抱離憂？

陳槐庭云：

素箋輕拂葉葳蕤，妙絕洪朋筆一枝。想見爐煙甌茗側，墨花濺處暗香披。

陳滄玉云：

瀟湘風急正清秋，九畹芳蘭一卷收。我有美人遲暮感，願較健筆寫牢愁。

余亦有作云：

美人遲暮懷天來，騷客行吟喚奈何。一卷畫蘭憔悴甚，傷心忍見舊山河。

越年春，逸雅來蒞櫟社大會，宿瑞軒者四夜，諸友以素箋求書畫者踵相接，逸雅應接不（案：原文作「亦」，應為誤植。）暇。余曰：「此所以畫蘭帖之題詠也。」逸雅風流倜儻，與余為文字交。臨別有詩云：

名園山水比仙家，五日流連滯返車。此會此情難忘卻，將離又賦殿春花。

逸雅有〈瑞軒觀芍藥〉詩，經已編入。

瑞軒詩話（十一）

鄉友謝雪漁、林湘沅二君，均為北報記者。更戌春季來臨櫟社大會，主於瑞軒，各有即事之詩。雪漁云：

著鞭悔讓祖生先，落後居然馬不前。一片溫情春浩蕩，十分吟興月嬋娟。漫將學派分唐宋，拚把新詞譜管絃。旗鼓中堅抗南北，聚奎星海象垂天。

湘沅云：

霓裳同日詠群仙，珠玉隨風落九天。到眼燈光千點麗，當頭月色十分圓。清才濟濟來南北，綺語紛紛雜管絃。三百年來無此月，風流照耀大墩巔。

櫟社友傅鶴亭茂才久任中報記者，性醇謹，與人無間言。余以兄事之，鶴亭文筆清健，而詩亦（原文作「示」，應為誤植。）雋穎，如〈次韻和癡仙瑞軒養病即事〉三首云：

半畝庭園點綴新，蕭齋漸寄臥雲身；燕如相識飛迎客，花正逢時笑向人。夢穩不知蠻觸鬧，心閒欲與鷺鷥親。何當筆墨饒餘暇，來共清談過一春。

門前合榜浣花居，中有通仙舊草廬。折柬逕招稽阮侶，踞床快讀古今書。雕龍稷下談猶壯，走馬章臺跡已疏。好是三三眉樣月，窺窻早趁上燈初。

萬丈紅塵不到門，焚香掃地自晨昏。淵明止酒疏三雅，孝業閒居占一墩。百轉鶯聲穿柳細，四圍花氣撲簾溫。箇中清福堪消受，無事尋春過別園。

鶴亭有老馬歎七古一篇，櫟社之課題也。詩長不錄，余記其中數句云：「去時堂堂逐旗鼓，金勒銀鞍齊部伍；歸來戰士半死生，同槽十九委塵土！」又結句云：「大宛新來初就羈，揚眉吐氣四奔馳；君看老朽投閒日，正是群駒得意時。」近體如〈詠春月〉云：「好借一枝京兆筆，深閨依樣畫修眉。」鶴亭道學人，亦有此風流語，蓋深得於詩教者也。

鹿港莊伊若久客霧峰，詩不多作。然每逢擊鉢之詩，輒占狀頭。蓋其命意甚奇，措辭甚新，非東塗西抹者可比也。今春「南社大會」，其首題為〈懷沈斯

庵先生〉，佳作如林，而余絕愛伊若之作。蓋此題多以斯庵事跡填塞滿篇而伊若獨從他處下筆，運典隸事，又合斯庵身分，此則善於避熟也。詩曰：

黃旗紫蓋久西行，弱水三千一羽輕。詞客南朝工作賦，參軍蠻府又談兵。齊州從古無歸路，蜀魄於今有哭聲。我亦觀棋柯已爛，陽阿晞髮若為情。

瑞軒詩話（十二）

小子震東生四歲，英武有奇氣，為寫一照，挺身獨立，兩手力抱一獅，名曰：『抱獅圖』，常徵海內詞人題詠，而少有作者，昨接林癡仙社兄書，啟視之，則題抱獅圖七古一篇，不勝狂喜，震東隨余在中，今已八歲，亦能誦詩讀書，茲以此作授之，命其朝夕諷詠，以振其進取之精神，則林君之厚惠尤無疆矣，其詩錄後：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猊又啼。彪然大物尚酣睡，問此何獸其名獅。開闢以來四千載，百獸無如汝獅大。昂頭一吼元時代，四蹄蹴踏全世界；駕馭者誰奇渥溫，今古英雄共崇拜。奈何如今易馴服，氣息奄奄睡不足；環汝榻者欲逐逐，思寢汝皮食汝肉。獅乎獅乎死期促，何來童子佩鞶觿，渾身是膽氣吐霓，此時鷹瞵球東西。兩手放出千狡猊，玩弄猛獸如孩提；大聲急呼獅起起，沉夢一破千年迷。是何意態雄且偉，認得故人連氏子；小兒遊戲壯夫技，一笑相看圖畫裏。願兒莫作圖畫視，有志竟成亦如此，旋乾轉坤在人耳；廿紀風雲獅搖尾，看兒揮鞭九萬里，吾與而翁拭目俟。

瑞軒詩話（十三）

亡友呂厚庵茂才，臺中三角仔庄人。乙未冬，余見於大墩逆旅，握手若平生歡。翌年春，余來寓大墩，思一過訪。越數月，而厚庵逝，竟不得再見為憾。

林子癡仙與厚庵交最篤，為輯其遺詩付梓。囑余序之，顧厚庵為人，固不藉詩以傳，而詩亦有可誦者。為取數首，以寔詩話。〈次韻和幼春歲暮感懷〉云：

浩浩煙塵未有涯，蹉跎身世兩堪嗟。棲遲我喜容蝸角，形勝人爭錯犬牙。半載籬邊交傲菊，三春海上泛歸槎。號寒更比蟲吟苦，怕聽城頭動暮笳。自作蕭蕭天籟鳴，傷時有語使人驚。俱焚玉石崑岡火，盡化沙蟲穆滿兵。馬渡河流冰未合，烏啼城角月分明。遺民舊主恩情在，北望幽燕百感生。著書經世忝非才，且舞斑衣學老萊。親在客心寒似水，家貧酒債避無臺。馬牛隨處供呼應，鷗鷺忘機任去來。骨肉情深時態薄，漫將人事費量猜。書劍平生快遠游，攜家昔日別林邱。兵戈客動思鄉感，驚馬才無壯志酬。山水鯉城千里夢，風波鯤海一身愁。滄桑事變歸來後，寄傲郊垌屋似舟。癡客遨遊氣縱行，論交四海弟兼兄。情懷豔屈同芳宋，詞藻研都又鍊京。老去名山攜笠屐，歸來小隱笑公卿。逋仙梅鶴孤山畔，吟罷新詩課種秔。不群鳴鶴與翔鸞，年少雄才抵海寬。感事淚多盈把下，消寒吟苦擁衾單。五常時下聲名擅，二阮林中唱和難。我本論婚同衛霍，陽春聽罷未能彈。

及厚庵歿，幼春哭之以詩，并附於後：

九月霜風玉樹傾，山陽聞笛倍淒清。有靈轉恨君平卜，無子方悲伯道瑩。白髮何年收老淚，黃泉知汝念平生。料應第一難忘處，腸斷慈烏夜夜聲。禪榻茶煙過一生，霏霏玉屑羽衣輕。身無俗骨知難壽，天報斯人也不情。桃葉西風剛打槳，芙蓉南面竟專城。最憐廿載孤山婿，先負梅花雪裡盟。掌上明珠曙後星，詩人老去未添丁。淒迷魂氣楓林黑，冷落欄衫宿草青。病榻丹鉛尚狼籍，故園松菊未凋零。傷心鬼唱秋墳後，莫遣盧家少婦聽。

文末附案：

有關《瑞軒詩話》為何沒有被連橫先生採錄於《劍花室文集》中，筆者認為有一可能。那即是在民國十九年三月二日，曾有一篇署名連橫的文章，該文是針對日本政府特許鴉片煙問題的附議，該文一出，全台輿論譁然。雖然《連雅堂先生年譜》的作者鄭喜夫先生強烈懷疑該篇文章是由誰所作，認為連橫「未嘗隻字辯白，蓋有莫大之委屈也。」但連橫未回應以及全台輿論的抨擊已是事實。

眾所皆知，由林獻堂、蔣渭水所推動的「文化抗日」工作中，即曾對於日本政府開放鴉片煙給台灣人吸食，毒害台灣人的策略，提出許多反制之策。這些人反煙的態度自然最為積極。而連橫此一作為，自然也是以林獻堂為首的「櫟社」同仁所不能認同的。緊接著在十三日，櫟社便開會決議「社友中凡三次不出席總會者，應依社規為退社。」云云，顯然是針對連橫而來，因為其已多年未參與櫟社活動，緊接著在四月一日即通過開除連橫會籍。

連橫被開除會籍，雖然不會影響其文壇地位，尤其當時他主要的文章都是在《三六九小報》刊載，與林獻堂的《台灣民報》關係不大，但感情必然受到傷害，《瑞軒詩話》一文，大量記載了櫟社與霧峰林家人的文雅軼事，若連橫將該文錄於該年輯成的《劍花室文集》中，豈非自取其辱，故連橫不錄此文，實可能與其遭櫟社除名有關。